

《紅色》胡倩意

家門前那棵影樹，紅得似火，紅得熱烈，留有韻味。微風拂過，我輕揉着手中的柔軟，看着隨風搖曳的鳳凰花，感受着那一抹抹紅……

母親似乎是奇怪的，用什麼、穿什麼都偏愛紅色。在每年的冬天小年前，都會織一條圍巾，沒有什麼新潮的款式，亦不會設計什麼花樣，就是一條紅色的圍巾，普普通通的，卻如火般溫柔，明亮。

小時，母親在冬天老愛帶着我串門，也總愛讓我戴着一條鮮艷的紅圍巾。在臘月寒冬時，這紅圍巾給予了我無限的溫暖。「小妮子生得好白呀！」這是鄰居大嬸對我的讚美。我眨巴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人，母親掩着嘴，彎着眼，溫柔地笑道：「哪有哪有，只不過是這大紅色襯得她白胖罷了。」母親溫柔地望着我，眼中盡是柔軟。見母親指了指它，我亦低頭有樣學樣地指着這團柔軟，「咿咿呀呀」叫着。雖不懂這個擁有着溫暖、柔軟的東西叫什麼，可我卻記住了這抹紅，還有母親掩嘴與人笑論家常的神情。

後來，這抹紅便逐漸消散在年歲中。「媽，您怎麼又給我織這樣的圍巾？都說了我不會用的！」我不滿地嘟嚷着。「怎麼說話呢？每一年戴着紅圍巾，那是好意頭，那是一整年的好運氣！」母親大聲地說，我卻被母親的這般執着

激怒了，不理母親在後面說叨些什麼，大力地關上了房門。門外似乎傳來了一聲嘆氣。等聽不見了母親的嘮叨後，我出門倒水喝，不曾想卻看見了手中拿着紅毛線，睡着了的母親。白熾燈似乎把她這些年的勞累、衰老給映照出來了。眼尾瞥見那抹紅，都說鮮紅易襯白，可母親的臉龐怎麼不見那俏麗模樣？怎麼是那一道道歲月的痕跡，低垂的眉眼，和銀絲。這究竟是圍巾還是燈光的問題？忽的，我不敢細想，只是決定要留住這一抹紅，留住她的溫暖，留住她。

沒有勇氣去想的問題，在時間的洪流中亦是消散了。年年歲歲催人老，花開花落總歸塵。母親愈發年邁，我也長大了。在人的遲暮之年，還有什麼是執着的？還是那抹紅。

下班回家，沿途的天空是橘黃色的，霞光渲染了半邊白雲，寥寥幾顆星半踩黃昏。經過鳳凰樹時，看見了暗紅的花漸漸凋零落下，露出了光禿的樹幹。拾起一朵在樹下靜靜躺着的花，失去了明艷，亮麗的鮮紅色，這就變成了一朵暗淡的，無華的花。抬頭看，發現母親在窗戶邊看着這裏。母親沒有織圍巾了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浴着霞光的母親，躺坐在搖椅上，椅子輕輕擺動。「一心回來了，快來幫我穿線！」母親揚了揚手中紅色的絲線。我走過去看見母親戴着的老花眼鏡，和眯着的雙眼，顫抖着的手令我十分動容。我蹲下身子，就着霞光慢慢地為母親穿線。好一會兒，終於穿好線，母親卻睡着了。母親的鬢已花白，眉眼中亦很難尋到從前掩着嘴微笑，笑顏彎彎的嬌俏模樣。像那鳳凰

花，冬季一來，花朵紛紛落下，歸於塵土，沒有了亮麗的鮮紅色，她們的紅顏不在，卻孕育着萬物。

想起了那一條條母親為我織的圍巾。一針一線中蘊藏着母親的愛。雖是無言，但圍巾那鮮艷的紅，如同盛夏的鳳凰花，紅得似火，紅得熱烈。她漸漸地老了，或許沒有了從前如花開般燦爛的笑容，卻是用她的愛再次點燃了我心中的那抹紅。

我拾起桌上的毛線團，也仔仔細細地一針一線地編織着那條新的紅圍巾。是溫暖，是柔軟，亦是愛的傳承。圍巾裏滿是母親對我的祈願與愛意，這是該我為母親編織一條紅圍巾了……

向遠方眺望，鳳凰樹凋零，眼中不再是熱烈的紅，但母親年輕時的模樣和對我的愛，這一抹紅，永存心底。

老師點評：

➤ 文章描寫刻畫入微，意境幽美，更能做到融情入景，猶如邊繪畫邊抒情，令文章的主題「紅色」感染力極強！